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卷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朱　栒

孟子集註大全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

政丑盖設辭以問也慶源輔氏曰此必丑初見孟子時事觀其語意恐孟子不敢以管晏自許是全未知孟子也○西山真氏曰齊宣既慕桓文丑復慕管晏盖霸者功利之説深入人心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扶又反知有聖賢之事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業雖有英才美質不覺溺於時俗之見聞而已此齊人之所以但知其國之有二子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

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蹵子六反）

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

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形甸反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問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為卑如何朱子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来低○慶源輔氏曰楊氏斷置得極分明子路之才視管仲誠為不及然子路之所學則聖人之道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屑為者或曰楊氏本説但云子路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若管仲蓋詭遇耳此則是以御

而譬其所為未說到功效上今集註增益之曰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則是并與功都說了然按孟子範我馳驅是一人不獲又是一人詭遇是一人獲禽又是一人今若作一人看則似以子路為御之善而射未善然射御又非一人所能兼者恐不若只從其本說之為得也曰非是之謂也集註之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為故得禽多耳○雙峰饒氏曰使王良得善射者而御之則範我馳驅正所以獲禽即詩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儻以孔孟之道而遇明主則治國平天下皆餘事耳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去聲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終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去聲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東陽許氏曰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頑民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雙峰饒氏曰故家舊臣遺俗舊民是說在下的流風之化善政之事是說在上的

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今時則易然也知音智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鎡音兹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去聲也三代盛時王畿音祈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于四境言居民稠密也雙峰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

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衆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舉事易文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置驛也郵馹音日也新安陳氏曰如漢五里一置左傳楚子乘馹會師○東陽許氏曰字

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黄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雙峯饒氏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面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鎡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諭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問孟子既rouge管仲使孟子當管仲之時則如之何雙峯饒

氏曰亦只是合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則真能使王室尊安而諸侯各循王度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盖其摟諸侯之實其所為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偽孔子作春秋亦不過欲諸侯尊周室循周制而已○新安陳氏曰丑並論管晏孟子只及管仲而不及晏盖晏之事功又在管之下不必言也晏事景公政在陳氏晏未嘗當齊政也晏才不及管而其人稍正於管其人無可譏其事無可言此孟子所以置晏不言而專及管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雙峰饒氏曰集註恐懼疑惑四字雖是說心之所以動然恐懼字是為下文養氣張本疑惑字是為下文知言張本要之不疑惑然後能不恐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所以不動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朱子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心動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

疑懼而動其心耳不知霸王當甚閑事○雙峰饒氏曰道明屬知言德立屬養氣○陵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雲峰胡氏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在三十而立之後德立而道明誠而明者也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者先知言而後養氣道明而後德立明而誠者也○東陽許氏曰疑懼即是動心處集註却言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似疑懼又在動心之外者蓋心本虛靈靜一能明天下之理者此也足以應天下之事亦此也今理有所不能明而疑事有所不能應而懼然則疑懼乃動心之目心因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

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好多力士賁往歸之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朱子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麄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以集義為本告子則以義為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專固凝滯而能不動者也○慶源輔氏曰告子外義未為知道然未四十時已能不動心其不動心又先於孟子以此觀之則不動心未足為難可知也

○新安陳氏曰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此處孟子亦姑借告子以淺說耳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新安陳氏曰有主二字包得闊下文黝舍曾孟皆是有主但有精粗之分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撓奴

效反朝音
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以毳織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慶源輔氏曰集註云黝蓋刺客之流以其言所謂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而知之也以必勝為主亦以其言而知之惟其心以必勝人為主故無有尊貴視之一如匹夫不受其挫必反報之○雙峰饒氏曰惡聲必反不専謂諸侯於褐寛博萬乘皆然○東陽許氏曰一毫挫於

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葢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朱子曰量力慮勝是畏三軍者此舍識別人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問施發語聲曰此古註說後面只稱舍可見問有何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僑尹公之他之類○慶源輔氏曰註云舍蓋力戰之士亦以其言而知之也唯其心以無懼為主故不問其徒之衆寡我之勝否遇敵則戰也○新安陳氏曰黝舍皆以心有主而能不動一則主於必勝一則主於無懼蓋是麄猛之不動心孟子此處且數演粗說○東陽許氏曰黝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慶源輔氏曰黝務敵人謂專以必勝於人為主也舍專守己謂

專以我無所懼為主也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問子夏篤信聖人朱子曰這箇雖無事實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又把孟子北宮黝來比便見他篤信聖人處○雙峰饒氏曰曾子反求諸已便是聖人與他說話他也未敢便以為然必要求諸已以審其理而後信子夏篤信聖人則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不問說得是與未是便信了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問如何是孟施舍守約處朱子曰北宮黝便勝人孟施舍却只是能無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

自言其勇如此孟子言比二子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守得其要也蓋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為有所似耳豈以其德哉○雙峰饒氏曰孟施舍取必於己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己北宮黝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孟施舍守其在我者為得其所守之要耳○凡言守約不是守這約約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守得其約則守字活言守定這約則守字死了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衡與橫同引二說證縮為直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朱子曰儀禮禮記多有縮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怍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有一毫不直則此心便索然慊舍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心○雙峰饒氏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惴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亦為之屈吾之理直雖千萬人之衆在所必伸孟子因丑有過孟賁之語所以先說黝舍然後說歸曾子

来○魯齋王氏曰朱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新安陳氏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說蓋自此自反而縮發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朱子曰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為公孫丑問得無了期故後面有許多說話此一段為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就前段看語脉氣象

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思足○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慶源輔氏曰論舍之氣象雖大略有似於曾子然舍之所守不過是一身之血氣固未嘗反之於心以自顧其直與不直也其視曾子之自反以縮不縮為勇怯則其所守之要非舍之所能知所可比也反身謂自反循理謂直○雙峰饒氏曰或問孟子之不動心如何原於曾子曰浩然之氣便是大勇以直養便是自反而縮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是自反而不縮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丁亂反下同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上聲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于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速謂年未四十○朱子曰告子之意以為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

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

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

慶源輔氏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氣固有時而能動其心然心之不正則未必皆氣使之大抵心是本氣是末故程子亦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此不得於心勿求諸氣所以為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

可也猶言尚為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朱子曰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亦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言則雖發於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故斷然以為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哉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去聲帥然氣亦

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慶源輔氏曰心有知而氣無知雖云氣一則能動志然大抵是氣隨心動故以志為氣之將帥氣從志所使猶卒徒之聽命於將帥也不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處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耳下文又言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亦可見矣心無形而氣有質雖云心為本氣為末然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而不至餒乏者實賴氣為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志無所使亦由將帥而無卒徒則亦虛名而已○新安陳氏曰呂與叔克己銘云志以為帥氣為卒徒此蓋就帥字上生出卒徒字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

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潛室陳氏曰集註謂致養其氣即無暴氣發得暴失養故也必言致者見養氣之難須以集義為本又無正忘助長之弊方為能致養也○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持志謂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為成德之事或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言也愚嘗應之曰理一而已告子於已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于已之言可知也○新安陳氏曰下文知言養氣其根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姑衛反顛又音厥躓音至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慶源輔氏曰志者心之所之故可言向氣則做出來的便是不可以向言只得下在字下文云氣專在是兩在字相照應察理精矣如

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旣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程子曰吿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爲多且若志專在淫辟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朱子曰爲吿子將氣說得太低了故說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故曰志至氣次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卽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如喜怒若當喜也須喜當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暴了志却反爲所動蹶趨是氣也他心本不曾動只忽然喫一跌氣打一暴則其

心便動了○問蹶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曰蹶趨多遇於卒然不虞之際所以易得動心曰是○問在車聞鸞和行鳴佩玉皆所以無暴其氣今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皆是暴其氣學者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洩反濁了上面也○問程氏遺書云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外書云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二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者同聽之而所記各有淺深類多如此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言未說動氣動志而先言志動氣動反添一動字了固不若後一說所記得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固可動氣而氣專一亦可以動其志也○問持志養氣之為交養何也曰持志所以直其內

無暴所以防於外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則志
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
一息之不存矣○問養氣次第功夫內外是交盡不
可靠自己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纔不得其平志亦
不得其安故孟子以蹶趨形容之告子所謂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是未為全論程子所以言氣動志者什
一正謂是爾曰然兩者相夾著方始德不孤○雙峰
饒氏曰志帥也氣卒徒也如周亞夫軍中夜驚亞夫
堅卧不起不起固是帥之定處然設或被他驚不已
自家如何睡得安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養其氣
○君子所以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鸞
和步中采齊皆是要無暴其氣○新安陳氏曰前言
心與氣忽又變心言志者蓋心以全體言志以心之
動而有所向處言欲致持之之功則就其動而有所
向處用力若心則不可言持矣故志字尤切後云氣
壹即動志即以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證之可見動其

心即是動志矣程子什九什一之説盖言志動氣之時多十中常有九所以志爲至氣動志之時少十中亦有一所以氣亦次焉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公孫丑復扶又反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

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　朱子曰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義一一審處得是其氣方充大○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

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然此浩然之氣自生○知是知得此理告子便不理會故以義為外○雲峰胡氏曰論語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但論語為初學而言故集註但曰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孟子則自言也故集註釋之比論語尤詳且重論語之知言為知人之端入德之事孟子之知言為養氣之本成德之事

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

朱子曰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酬酢應接舉皆合義則俯仰並無愧怍故其氣自然盛大流行○慶源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才怯小則便非氣之本體才鬱塞

則便非氣之本用氣即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者其本然之體用自是浩然由失其養故餒之而不充乎體○雙峰饒氏曰孟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却是說養氣做工夫處○雲峰胡氏曰集註章句言復其初者凡三論語謂人之性其初本善學者當明善以復其初大學謂人之心其初本自光明學者當明之以復其初此言人之氣其初本自盛大流行惟孟子能善養之以復其初然非學以復此心此性之初者未必能復此氣之初也故孟子養氣先之以知言

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音扶下同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慶源輔氏曰集註疑懼二字以應此

章第一節註文疑惑恐懼四字也道體也義用也言道義以訣體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無餘一事來則以一理應之夫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襯貼得起勇猛果決而不留行夫復何懼之有○雙峰饒氏曰浩然之氣即達德中之勇不動心即是勇者不懼添一箇知言即是知者不惑○雲峰胡氏曰章首公孫丑問動心集註以為有所恐懼疑惑先懼而後疑者懼者心之動疑者心之所由以動也恐懼二字於動字最切而疑惑二字已蘊知言之意此則釋知言養氣二句故先疑而後懼○東陽許氏曰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何所疑惑養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即行何有畏怯二者既全何能動心

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問知言養氣之說朱子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

故無所懾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旗聽其金鼓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所擒者特幸而已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此章之言反覆求之亦曉然可見矣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已之所長以著明於後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慶源輔氏曰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為外而不復考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氣為末而不知求此所謂正相反也其不動心者不過

是硬把定其心冥冥然都無知覺於一切事皆漠然與之扞格而不顧耳亦豈能終不動哉然其所以能不動者亦幸而已○新安陳氏曰冥然無覺則不能無疑悍然不顧非真能無懼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去聲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為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

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衰者則委靡巽懦都不鮮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先問氣者向來只為他承上文先論志氣而言也今看来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而問者盖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誠意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盖是用功夫起頭處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去聲至剛不可屈撓女巧女教二反盖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慶源輔氏曰初無限量便是盛大不可屈撓便是流行即所謂浩然之氣也不言用者舉體則足以該之矣

惟其自反

而縮新安陳氏曰照應本章上文釋之以直之直字即是上文縮字意則得其所養

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

去聲矣新安陳氏曰充塞彌滿乎天地之間而無有間斷之者矣○程子曰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識得當行不歉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問伊川於至大至剛以直點句先生却於剛字點句朱子曰若於直字點句則養字全無骨力○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于天地之間乃是效也○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箇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一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纔說浩然便有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

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様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説許多剛勇故説出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子細○魯齋王氏曰此所謂其為氣也氣之體下文所謂其為氣也氣之用

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必列切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欿音坎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朱子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去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問浩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箇氣若不曾養得剛底便粗暴弱底便

衰怯○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稟賦清濁說曰此章孟子之意不是說氣稟只因說不動心滾說到這處似今人說氣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得這事無氣魄便做不得○慶源輔氏曰浩然之氣本是天地之正氣然天人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為己之氣也養而無害則全其本體而塞乎天地若不務集義而所為一有私意遮隔了則便不流行而欿然餒乏之不足以充乎身而失其正大之體也○雙峰饒氏曰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如此剛大人之氣亦合如此剛大其所以不能如此者不善養之故也程子曰人與天地一氣也人特自小耳且如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只是這氣做出来他底却與天地一般樣至大至剛只是善養故耳○雲峰胡氏曰此氣是天地之正氣心得其正便是不失其所得於天地之正者○東陽許氏曰此氣本得於天故至大至剛剛大天之體段也聖人生知安行無非直道不

假手養衆人知不明自害其剛大故須直以養之直即義也塞天地言其效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

慶源輔氏曰此意本於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朱子謂襯貼二字說配字極親切盖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襯貼起來便張大無所不達今人做事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則只是一箇衰颯底人李先生又曰氣與道義一衮出来朱子謂一衮出来說得道理好孟子分明說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衮發出来故朱子用此意而就配字說出此句盖已極於精切矣○雙峰饒氏曰合而有助譬如妻之配夫以此合彼而有助於彼者也盖理氣不相離氣以理為主理以氣為輔大凡人不能為善為是無那氣来襯貼有那氣来襯貼起做得定是有力○雲峰

胡氏曰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衮出来之意所謂助即延平所謂襯貼起来之意也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新安陳氏曰疑憚疑懼四字仍應前註文疑惑恐懼字意憚即恐懼也○程子曰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率氣在志養氣在直内有私意則餒無不義則浩

然○朱子曰道義别而言則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即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道是舉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孝慈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後面只說集義○道義是公共無形影底物事氣是自家身上底自家若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助得他○兩箇共為氣也至大至剛是說此氣之體䏶配義與道是說此氣可將如此用是說氣之功用○或問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而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盖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不知所以養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將為慊然之餒矣或

略知道義之為貴而欲恃之而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雙峰饒氏曰浩然之氣全靠道義在裏面做骨子無這道義氣便軟弱蓋緣有是理而後有是氣理是氣之主如天地二五之精氣以有太極在裏面作主所以他底常恁地浩然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簟反又口劫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音舉之襲春秋襄公二十三年秋齊侯伐晉冬齊侯襲莒註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輕遣政反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

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朱子曰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上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是以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自然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搏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己有也○此上三句本是說氣下兩句是字與非字對襲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生字正與取字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義襲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吾氣然無生底道理只是

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朱子曰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只是件件合宜無一事不求箇是自然積得多則胸中仰不愧俯不怍纔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新安陳氏曰集義則浩然之氣生行有不合義而心不慊則此氣餒可見義在內非由外矣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扶又反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形甸反告子上篇問配義與道是氣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自集義

而生朱子曰初下工夫時集義然後生浩然之氣氣已養成又却助他道義而行○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渠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雙峰饒氏曰先說氣配義與道後說集義而不及道者蓋道是體義是用浩然之氣有體有用其體配道其用配義故曰配義與道其體用一也言用則體在其中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說集義○二餒字之分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所指不同蓋二者相資論其用則道義非氣無以行論其體則氣非道義無以生○新安陳氏曰二是字亦不同無是餒也此是字指浩然之氣言是集義所生此是字正與下句非字相呼喚猶言是如此非如彼耳○雲峰胡

氏曰集義即是以直養義襲而取之即是有所作為以害之集註訓慊字與大學音義同自慊則心廣體胖不慊則餒餒字正與廣字胖字相反集註訓以直養則曰自反而縮此則言自反常直自反不直見得孟子養氣之論正自夫子所謂自反而縮來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極是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程子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朱子曰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集義之火法必有事焉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須要把做事去做如主敬也須把做事去主如求放心也須把做事去求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公羊傳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不正者不期也反復也勝

提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安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朱子曰勿正勿待也勿忘勿忘以集義為事也助長待之

不至而拔之使長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等来等去却便去助長氣未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王謂已剛毅無所屈撓便要發揮去作事便是助長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不要等待不要催促○論集義所生則義為主論配義與道則氣為主一向都欲以義為主故失之○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来自有以應之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為而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今人之於物苟施種植之功至於日至之時則自然成熟若方種而待其必長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矣○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有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説打硬修行一般○問此

氣是稟得天地底來是集義方生曰本自浩然被人自少時壞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知集義合下便恁地剛勇是如何曰此只是麄氣便是黝舍之勇亦終有餒時此章須從頭節節看來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不可只略涉獵說得去便了○南軒張氏曰勿助長者待其自充不可強使之充也此為循天理之當然而不以人為加之然欲不忘則近於助長欲不助長則或忘之二者之間守之為難學者多知忘之為害不知助長之為害尤甚故引揠苗為喻閔苗之不長猶憂氣之未充也揠以助長猶作其氣而使之充也或曰二程多以必有事焉為有事乎敬而孟子則主於集義有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所謂持志即敬之道也非持其志其能以集義乎敬義蓋相須而成者也○雙峰饒氏曰有事勿忘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是說養而無害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長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取集義義

襲兩句乃是一段骨子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者不耘苗者也以義襲為心預期其效而助長者揠苗者也惟其是集義所生者故當必有事焉心勿忘惟其非義襲而取之故當勿正勿助長以直養而無害是養之之正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成功有事勿忘是做工夫處○前說持志無暴氣是兩事後說養氣不及持志言集義則持志在其中今日集義明日又集義則此志全在義上有事勿忘念念在集義上忘便是不能持其志助長便是暴其氣○問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其意何謂曰此是說天下之人平時不能養其氣者皆是臨時助長以暴其氣也似浩然却不是自家集義所生底故乍長乍消易盈易縮適足以戕賊其氣而已不特養氣不可助長凡事皆不可助長如看書未通不能潛心玩索而強探力索之類皆是助長○雲峰胡氏曰必有事焉是念念必合乎義而無一念之不義也事事必合乎義而無一事之

不義也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他事謂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也但必於此者每有所期於彼必而勿正則先事後得集義之心始無間斷期之不得者又易忘其所有事勿正而不忘則集義之心愈無間斷正忘助三字相因皆是為害助之害愈甚大抵必有事是集義是以直養正忘助是義襲是害所以孟子始曰無害終曰害之孟子論養氣工夫是一正一反集註亦是一正一反論以直養正說曰自反常直反說曰自反不直論害之正說曰不可作為以助其長又反說曰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前後相應學者當字字體認

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上聲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害之矣

慶源輔氏曰集義而不忘其所事則氣得其養勿正而不妄作為則氣無

所害如此則日引月長而充塞天地之體沛然流行之用將不期然而然矣又曰所謂揠而反害之者正指告子而言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皮寄反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扶又反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甲義反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俗作沉非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

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朱子曰詖淫邪遁蔽陷離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詖詖是偏陂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一邊字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蔽則陷陷深入之義也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見水不見岸了故其辭放蕩而過說得迴遮浩瀚纔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開去愈遠遂與正路相離了故其辭邪既離去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遂至於窮窮是說不去了故其辭遁遁是既離後走脚底話如楊子本是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

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皆是遁辭○問楊墨似詖莊列似淫儀秦似邪佛似遁曰不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俱有其序自如此○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知詖淫邪遁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蔡氏曰知言則善惡邪正皆當知之此之所知獨詖淫邪遁之辭何也蓋孟子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正人心息邪說莫此為急故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此其意也○慶源輔氏曰言形於外故以病言心存於中故以失言○雙峰饒氏曰詖淫邪遁雖是四件却只是兩件詖淫屬陽邪遁屬陰蓋詖尚有一邊是道理邪則并這一邊亦離了

淫是詖之深遁是邪之極如楊墨初以為我兼愛為仁義雖非仁義之全體猶自見得仁義之一偏其終也至於無父無君則其離仁義也遠矣天下道理好底四件不好底亦四件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好底詖淫邪遁意必固我是不好底好底相因不好底亦相因元亨利貞起於元仁義禮智起於仁意必固我起於意詖淫邪遁起於詖當看四箇所字如看病相似詖淫邪遁是病証蔽陷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陷所離所窮是病源之所在墨氏之蔽在於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在於見義而不見仁其蔽雖同而所以蔽則異孟子知言如明醫然纔見病証便說病源在何處欲治蔽陷離窮之病在先去其蔽無所蔽便無下面三件蔽之源不一有為氣禀所蔽有為物欲所蔽有為學術所蔽有為習俗所蔽問去蔽之道當如何曰孔子嘗謂六言六蔽皆基於不好學欲去蔽者當自好聖賢之學始○雲峰胡氏曰集註釋我知言

曰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所謂言之病者其然也所謂心之失者即所以然也特上文汎指天下之言故兼是非得失而知之此則似指告子之言故專於其失者而知之也○新安倪氏曰集註既釋蔽陷離窮四者而下文則曰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又提出蔽之一字者盖四者之失必起於蔽饒氏謂無所蔽便無下面三件亦其深得集註之意者歟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問孟子知言處說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闢揚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朱子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慶源輔氏曰孟子之所以能知言也因其

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是即其用而知其體也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是據其始而知其終也非心與理一其於天下之事如燭照數計略無所疑者何能如是哉不然則知其用者或不知其體見其始者或不見其終者有矣○雙峰饒氏曰政者事之大體事者政之條目心纔不正到處有害政事皆心之所發於大體既有害則小者可知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後篇說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是條目上既有害則大者亦可知○雲峰胡氏曰所謂害者皆指異端之害而言詖淫邪遁之言即異端之言也其害或先政而後事或先事而後政但言無大無小無不有害不必拘先後也

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

新安

陳氏曰集註於養氣知言兩節皆解上告子身上以終前不得於言至勿求於心不可之說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音教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新安陳氏曰此言必有超於衆人之見然後能知衆人之言也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問程子之說莫直是踰心通於道者否朱子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雙峰饒氏曰知言當如何用功程子心通乎道之說便是發明知言之要亦須格物上做來道便是箇權衡以道觀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無有能逃之者知言便是知道孟子不欲以知道自謂所

以只說知言告子以義為外所以只取必於口全不反求諸心如杞柳之說孟子闢之則又移為湍水之說第一說用不得又換第二說是之謂遁辭○新安陳氏曰此章甚長頭緒頗多其要旨未易究也知言養氣下集註標出綱領而未及所以能知言養氣之本朱子與郭冲卿帖云孟子之學盖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盖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此章要指惟此帖盡之而無餘蘊集義故能養氣孟子所已言窮理故能知言孟子所未言心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程子固言之而提綱挈領以示後學未有如朱子此帖之明的周備者也明理以知言知之之事集義以養氣行之之事不出乎知行二者而已此章雖未終於此而正意止於此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林氏名之奇字少頴三山人說辭言語也說如字或讀如稅者非德行得於心而見形甸反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

此夫子指孟子也問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已分上事也朱子曰得之○慶源輔氏曰知言則在我在人一也知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義生豈非德行乎○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雲峰胡氏曰此以後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為問故專發明一聖字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朱子曰中庸成已仁也是體成物智也是用此學不厭智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潛室陳氏曰仁智互為體用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横看皆可智為體則仁為用仁為體則智為用○雙峰饒氏曰不厭不倦須粘上聖字說言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子貢此言與中庸不同詳見中庸第二十五章章句或問輯釋論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

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耳安處上聲下同也

公孫丑復扶又反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朱子曰聖人道大而能博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顏淵冉閔氣質不偏理義完具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耳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陵陽李氏曰問如集註之說則孟子猶有不足於顏子歟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纔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

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上聲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去聲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形甸反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魯齋王氏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後四段盡在此句○雲峯胡氏曰孟子以顏子具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故此以下則專言夫子之聖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去聲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問伯夷伊尹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以言之也朱子曰以其遜國而逃諫伐而餓非道義一介不取與觀之則可見矣○魯齋王氏曰聖人之所以為此亦是自反而不縮所以不為也

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為聖人矣新安陳氏曰上文德之盛根本之大也心之正節目之大也大根本節目同而小處不同皆可以言聖人若大處不同則大本已非吾何以觀之哉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

私所好而空譽平聲之明其言之可信也朱子曰汙是汙下不平處或是當時方言當屬下句讀○慶源輔氏曰智足以知聖人則其智識高明矣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識趣汙下矣高明與汙下正相反高明則必不至汙下矣反覆極言之以明三子之言必可信耳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問夫子賢於堯舜有論宰我此言之失者南軒張氏曰殊不思孟子引宰我此言為甚曰遺書謂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曰

便是這箇意思五峰云成一時之勳業有限開萬世之道學無窮亦是此意○慶源輔氏曰語聖則不異以其德言也事功則有異就其所為事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遠之不同也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言事功始終成就之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輔氏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宰予此言可謂深知孔子其得在言語之科宜矣此孟子所以表而出之於子貢有若之言之先也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楚宜反

新安陳氏曰差等猶言品第情實也以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二句鑒之皆不能逃於洞察之下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問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朱子曰只是大概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謂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

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逃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来未有也然不如前說之順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上聲下同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特挺然孤特也萃聚也衆所聚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之中新安陳氏曰此聖人字是

汎說從古以來之聖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指養氣與知言而言也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色栢反也雙峯饒氏曰孟子要學聖人故於子游子夏子張冉牛閔子顏淵皆曰姑舍是伯夷伊尹雖是古聖人然伯夷偏於清伊尹偏於任不若孔子之時中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觧孟子與觧論語不同論語章句短孟子章句長須要識他全章大指所在又須看教前後血脉貫通而後可○雲峯胡氏曰公孫丑疑孟子動心孟子遂極言養氣知言之功公孫丑疑其知言養氣之旣聖孟子遂極言夫子之聖之盛要之夫子之聖不假乎養氣知言孟子之養氣知言乃學而至聖者也前則深斥告子闢異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承聖道也前後之言若不相貫而實相貫學者味之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朱子曰以德行仁德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說得來濶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來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都是仁且如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不可得也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是亶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水火之中若無這亶聡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

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強財賦之多須有如是資力方可服人是假仁之名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雙峰饒氏曰或引包茅不入昭王不復是假仁曰此是假義不是假仁請問假仁曰救民仁也尊君義也湯放桀武伐紂以救民為主其事屬仁齊問罪於楚以尊周為主其事屬義孟子不説假義却説假仁蓋仁包五常言仁則義在其中如伐原示信大蒐示禮皆是假仁處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時驗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慶源輔氏曰以力假仁者偽也假而行之終非已有非偽而何以德行仁者誠也所謂誠者成已成物者也已以偽感人以偽應已以誠感人以誠應如形聲影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異也○鄒氏曰鄒氏名浩字志完毗陵人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問王霸之別朱子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已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

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饑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慶源輔氏曰鄒氏以有意無意釋力與德字最為簡要然其所謂無意者非如木石之無意者無期必之私意耳若夫正心修身之道則自有不可已者至論自古論王霸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亦為得之其視董子美玉碔砆之喻荀子降禮尊賢重法愛民與夫曰粹曰駁諸說皆為優矣○新安陳氏曰王道純乎天理霸之假雜以人欲崇王道黜霸功亦擴天理遏人欲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

好去聲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上聲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朱子曰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蔡氏曰程子易比卦彖傳曰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輔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此章近之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上聲仁之事也新安倪氏曰禮記表記云畏罪者彊仁謂勉彊行仁也貴德以下皆彊仁之事目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

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或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謂賢者有德但使之在位而不任事能者有才所以使之在職而任事雙峰饒氏曰如此說則賢者是箇無能底人盖凡是賢者皆當使之在位然賢者所能却不同就其間使能敷教者在敷教之位能治獄者在治獄之位既有其位便有其職天下豈有無職之位豈有無能之賢○新安陳氏曰春秋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是時而明政刑即書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仁則榮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

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鴟處脂反鴞吁驕反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音矛纏綿補葺七入反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雲峰胡氏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凡兩引之彼

則為詩者知率性之道此則為詩者知治國平天下之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雙峰饒氏曰般樂則不暇明其政刑怠傲則不暇貴德尊士○新安陳氏曰及是時而縱欲偷安亦書所謂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新安陳氏曰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已求之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音換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蔡氏曰及時明政刑自求福也仁榮者如此及時而樂敖自作孽也不仁之辱如此○新安陳氏曰記云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彊仁此因戰國諸侯惡辱而勉以行仁正畏罪強仁之事勉之存天理而享仁之榮戒之徇人欲以遠不仁之辱亦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雙峰饒氏曰俊傑謂人中之俊傑者即指賢能而言尊賢使能便是俊傑在位尊非禮貌之虛文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讒遠色賤貨貴德皆尊賢之道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禮記王制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

其廛周禮地官司徒司市市官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音古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教賈價同而徵儥音育以質劑即隨反結信而止訟爾雅劑券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手書言保物要還矣以賈音古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皮昔反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同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朱子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儥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是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問市廛此市在何處曰

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様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宫室宫室前一區為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争訟識察異服異言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概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悦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形向前篇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會反雙峰饒氏曰關譏之制凡衆途所會可度關以此稽考其来歴以防姦究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周禮地官司徒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貿此布

也或曰布泉鄭玄曰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畮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令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平聲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問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朱子曰亦不可考

問民無常產者罰之如何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慶源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閒民無職事者上之人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著業而無游手與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鰥寡孤獨者而已戰國時如夫里之布一切取之皆末流之害樂人欲滅天理者也○雙峰饒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

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絹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雙峰饒氏曰吏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可以刑人殺人凡有罪者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征人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雙峰

饒氏曰無敵於天下一句乃是此章之大旨蓋能行王者之政則可以興王者之治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侵人土地故孟子教之但行王政以恤其民使吾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天下之民亦仰之若父母矣如此則東征西伐何向不服不然吾國之民亦仇敵也況鄰國乎○新安陳氏曰欲除後世過取以奉其私之獘而一行之以先王之法皆所以過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音扶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朱子曰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沒這身纔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包著地別無所作

為只是生物而已譬如飯甑蒸飯從裏面蒸上到上面又下来只管在裏面衮便蒸得熟天地即是包得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衮一番便生一番物所謂為心者豈切切然做似磨子相似只會磨出這物事〇雙峰饒氏曰人心慈愛惻怛纔見人便發將出来更忍不住所以謂之不忍人仁之為德在天地則為生物之心在人則為不忍人之心天地能生物人不能生物但是愛人之心即是生物之心程子云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正此之謂〇西山真氏曰天地造化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来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况人為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〇新安陳氏曰不忍即是仁忍則非仁性中有此仁發出来便是不忍人之心所以後面提起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便指出惻隱之心以當之見孺子將入井而惻隱者何也

蓋不忍見此子之如此也若見此而不動心則頑忍非人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德曰好生好生之德即所謂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仁之體隨感而應仁之用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雙峰饒氏曰斯猶即也聖人之心無物欲之蔽纔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人之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若衆人則

須待充廣○西山真氏曰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之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此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慶源輔氏曰怵惕心驚懼而起念之意緣卒乍而見故心

驚懼而動也惻隱由傷深而痛深自淺而深皆所以名狀不忍人之心可謂善形容矣　内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若江反子是惻隱之心朱子曰腔子猶言軀殼耳滿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徧本來如此是就人身上指出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則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則莽莽蕩蕩無交涉矣又曰腔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惻隱之心在腔子裏亦只云心在身裏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着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勉齋黄氏曰陵陽李氏謂腔子指人身言天地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得此以為心則亦四體百骸充塞徧滿無非此惻隱之心觸處即是無有欠缺也此說極是

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去聲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朱子曰方乍見孺子時也著手脚不得縱有許多私意也未暇思量到問心所發處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見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亦豈無此心○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来只推得惻隱之心出来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麽去感得他何處一般出来○惡其聲是惡被不救人之名○西山真氏曰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於井乍見之者無問賢愚皆有傷痛之心方此心驟

發之時非欲以此内交非欲以此干譽非欲以此避不仁之名也倉卒之間無安排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雲峰胡氏曰集註與謝氏皆看得乍見二字緊蓋惟倉卒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略便非本心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

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吐雷反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

論惻隱而悉數上聲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問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久之朱子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羞惡辭讓是非雖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是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又較大○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即惻隱之

謂也性之德為仁義禮知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發為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安得無先後之別耶○慶源輔氏曰人之所以為心雖不外是四者然仁則又貫乎三者之中故此因論惻隱而悉數之也至於言人若無此心則非人也者所以明其必有而使人知反求之於己也○西山真氏曰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則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蓋仁為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三者亦何有哉然賦形為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欲閉塞而失其本真耳○莆田黄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論惻隱便引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来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知性也心統性情者也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性是靜情是動心兼動靜而言統如統兵之統心有以主宰之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主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新安陳氏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性心統性也心節制此情心統情也性如在營之軍情如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心統性情當以是觀焉又曰此六字横渠語端緒音序也潛室陳氏曰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莆田黃氏曰註謂端首也疏謂端本也集註以為緒也如繰絲然先尋其緒則千絲萬絲續續而上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形甸反於外也

問四端之端集註以為端緒向見蔡季通說端乃是尾如何朱子曰以體用言之有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以端緒言之二者各有所指自不相礙也○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後隱痛比惻為深羞者羞己之惡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推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総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即是這道理仁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来方有惻隱義却是羞惡之理發出来方有羞惡禮却是辭遜之理發出来

方有辭遜智却是是非之理發出来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又曰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别取一箇物事說仁○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别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義則仁之斷制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

秋則生之斂也冬則生之藏也○北溪陳氏曰四端之說是說外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有四者之體故四者端緒自然發見於外○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各自言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苟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統都是一物所以外邊纔動其中便應如赤子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形如蹴爾嘑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形如過朝廷過宗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形如妍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然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隨應析而四之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粲然有條如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渾然全

體之理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

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則知其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雙峯饒氏曰

孟子論性惟是這一章說得最分曉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

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形甸反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去聲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内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内者又要推出去此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問推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填得來滿了如注水相似推是注水下去充則注得器滿了盖仁義之性本自可以充塞天地若自不能充廣則無緣得這殼子滿只是空殼了○問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擴充者正為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船相似○問兩說充字未曉曰上只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知皆擴字說下就能充滿說惟擴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說擴矣○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是未足以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雙峰饒氏曰集註即此推廣是釋擴字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至於無一

民一物之不愛是充仁之量自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事之不得宜是充義之量禮智皆然人能充廣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常如火始然泉始達其勢方張而不可遏便由此而可以燎原赴海若不能充廣則如火始然而即滅泉始達而即壅便只恁地休了所以集註云日新又新新字正是發明二始字之意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充似非衆人所能曰知皆擴而充之其緊要在知字皆字衆人之中若有能知所以擴而充之又於四者皆能擴而充之則便是人中之君子但患人不知不為耳○張氏彰老曰朱子云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端訓始字尤切如發端履端開端之類皆始也孟子既言之凡有四端若火始然泉始達始然便是火之端始達便是泉之端惻隱羞惡便是仁義之端此心始動乃是情可為善處是心也人皆有之然不能無智愚之異由充與不能充而已如乍見孺子將入井看是何等人皆有惻

隱之心此所謂仁之端苟能因此廣而充之其仁將不可勝用不能充廣天理纔動人欲便萌於是納交等心生循是而人欲日長天理日消而仁之端斬然矣此自謂不能者也始於充與不能充之分終乃天壤隔焉○雲峰胡氏曰集註於盡心曰盡其心之量此則曰充滿其本然之量須看朱子如何下一量字蓋體無所不具用無所不周此心之量本如是其大也知性則有以盡此心本然之量知此性之發而擴充之則有以滿此心本然之量○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慶源輔氏曰集註反求默識者格物致知窮理之事也擴充之者誠意正心力行之事也既能窮理又能力行則天之所以與

我仁義禮智之性可以各各充滿其量而無遺憾矣前言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所以言其推廣之意於其始也此言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所以言充滿於其後之意也○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雲峯胡氏曰性者心之體其未發也本然全具情者心之用其初發也各有條理反求默識知之事擴充行之事至於天之與我者無不盡即是盡心而知之無不盡盡性而行之無不盡也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

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去聲焉其理亦猶是也

朱子曰四端不言信如實是惻隱實是羞惡信便在其中○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於夏末月令載中央土者以此○潛室陳氏曰五行無土位位在四象之中五常無信位位在四端之中○雲峰胡氏曰按饒氏云以四方論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以五方論之亦未嘗無定位成名專氣不可執一看愚見朱子之說是就五方看方見得試以河圖看之五土居中似有定位然三八木位乎東不可以西一六水位乎北不可以南如中間五點則自具五方而於東西南北無所不該似有定位而實無定位也一二三四各因五而後成七八九六故於四季各寄王十八日木火金水各專生長收藏之一氣而各成生長收藏之一名然無土皆不可是則土無專

氣而氣無所不貫土無成名而名無所不成就四方看如此就五方看亦如此似不必分也分看則論土於四行之外是猶論信於四端之外合看則土實在四行之中而信在四端之中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始專以不忍人之仁言繼因體驗惻隱之心而悉及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貫四者一仁也惟聖人能以是心行是政安而行之者也惟君子能知其本有是心而擴充之勉而行之者也若衆人則不能察識不能擴充此心雖發隨發隨泯真自棄也又按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此天理也物欲害之則天理之存焉者寡矣見孺子而惻隱天理也内交之類即人欲矣四端能充不能充之分判於擴天理與徇人欲而已此章亦在於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去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新安陳氏曰此只借以術之當擇說起引上人當擇仁而處之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上聲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意本言擇里孟

子引之以證擇術微有不同集註於此只以孟子之意釋孔子之言故與語註小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上聲也故曰尊爵問仁天之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如何是得之最先朱子曰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也○新安陳氏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句出易乾卦文言引以為證元者生意之始為亨利貞之長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去聲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

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慶源輔氏曰五性皆人心之德而仁則周貫乎四者之中故為本心全體之德天理有則而不流故有自然之安人欲横流而無止故有陷溺之危克盡人欲純是天理方始是仁此所以有安而無危也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即所謂依於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此聖門學者必以求仁為先務也○西山真氏曰仁乃我所自有苟欲為之誰能止者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下文言之不智斯不仁矣此是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同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慶源輔氏曰不仁則頑然不覺故不智不智則憒然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雙峰饒氏曰此上三四章皆是為當時君大夫言之此章

與仁則榮二章之意同皆是教時君因恥辱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焉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己能為仁大國安能役之此役字即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為讐人役之役○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己皆言為仁由己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為仁之術繼言如恥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

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南軒張氏曰聞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不能驕則自以為善而惡人議己吝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功深矣○慶源輔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於氣稟之偏則由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然之善不知則其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為人矣是豈可不懼哉人有告我以過我因得而改之以復於善則又豈可不以為喜乎然非子路之勇於自修則亦不能然也○新安陳氏曰程子深賛子路欲學者師之以修身補過也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慶源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自修是以喜於得聞而改之禹則聖人也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已拜而受之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解舍字而舍

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强上聲○解樂字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程子曰樂取於人為善便是與人為善與人為善乃公也○問善與人同朱子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已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者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孰為在已孰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已從人言其不先立已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已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此二者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大舜樂取諸人以為善是成已之善是與人為善也是著人之善○慶源輔氏曰禹聞善言則拜聞之者禹也言之者人也以我之聞聞彼之善拜以受之猶有人已之分也

至於舜則善與人同耳善與人同者蓋善乃天下之公非人己所得而私者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雙峰饒氏曰舜之稱堯方以舍己從人為惟帝時克聖人雖生知而不自以為生知常虛心以受人之善己之所為偶有未盡而人之所見有善於己即舍而從之無一毫執吝之意乃所以見聖人之無我而非人所及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病也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歷山在河東雷澤夏兗州今屬濟陰河濱濟陰定陶西南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慶源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為善初未嘗有助人為善之意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為取諸人以為善是乃助人之為善也因吾取人之善以為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則是聖人成己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音洛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去聲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

在己者有以及於人朱子曰禹聞善言則拜猶著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聖人之拜固出於誠意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己未善則舍己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為己之善人樂於見取便是許助他為善也○慶源輔氏曰集註所謂聖賢兼子路禹舜言之三人雖淺深大小不同其樂善之誠皆無彼此之間末二句却單說舜○新安陳氏曰舜事優於禹禹事優於子路然學者之希賢希聖未有無其序者常人徇欲背理諱過飾非視子路之心已相背馳何敢言舜禹事必先忘私克己然後能至公而自然無私故必如子路之克己私始漸能如聖人之與人為公耳○新安倪氏曰語録云三者本意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為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即此條以證集註之說則是三人皆有樂善之誠子路樂於聞人告之以有過禹樂於聞人

之善言而拜舜樂取人以為善雖有淺深是皆在人者有以裕於己也末一句所謂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乃是申明孟子再疊之意耳輔氏謂末二句皆單說舜竊恐未然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

汙去聲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

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合趙氏說文二說以解一屑字已

語助辭朱子曰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令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新安陳氏曰此言伯夷之清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羣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

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䖍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上聲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音爰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朱子曰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道人有所見不肯發出尚有所藏便是枉道○問集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疑與下文必以其道意相重曰兩句相承只作一句讀文勢然也○所以不解作不蔽賢謂其下文云必以其道若作蔽賢說則下文不同矣○不隱賢謂

不隱避其賢如已當廉却以利自汙已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雙峰饒氏曰他人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必至于苟進而柳下惠則不隱賢他人見袒裼裸裎而與之偕則必至於流而柳下惠則不自失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和而異乎常人之和也○新安陳氏曰此言惠之和寬以處衆而不輕與人絕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側格反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去聲固皆造七到反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朱子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

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纔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好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問不恭是處己是待人曰是待人如此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清和皆是一偏學之便有隘不恭處使懦夫學和愈不恭鄙夫學清愈隘矣可為百世師謂能使薄者寛鄙者敦頑者廉懦者立君子不由不由其隘與不恭也○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弊矣○雲峰胡氏曰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乎中庸之道故君子所不由夫子之道大中至正之準故孟子所願學○新安

陳氏曰孟子一書言夷惠者不一以百世之師稱之以聖之清和許之此章則謂其隘與不恭似若相反盖孟子實欲人法夷惠之得又恐人不知戒夷惠之失其憂學者至矣呂伯恭曰學伯夷者未必得其清而先得其隘學惠者未必得其和而先得其不恭大抵清之極易至於隘和之極易至於不恭學之者當法其清和之得而戒其隘不恭之失可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卷四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朱　恂

謄錄監生臣袁文宿

孟子集註大全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上聲）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並去聲）之屬也　蔡氏曰時四時也日日辰也史記注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後五甲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

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王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慶源輔氏曰時十二時日十日支十二支干十干也○雙峰饒氏曰此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為母木為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曰二者一般一箇是横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處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立兩句為柱下文分兩邊自觧之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去聲守也

趙氏曰古甲以革為之故函人為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雙峰饒氏曰非謂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不如人和爾用兵也要天時地利但人和是本人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勝况時不時屬天利不利屬地人心和不和則在我而已在天地者難必在我者可恃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南軒張氏曰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悦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極夫多助之效至于天下順之其王也孰禦一失道則違拂人心心之所睽雖親亦踈也不亦孤且殆哉雖有高城深池誰與為守○雙峰饒氏曰緊要在得道二字上○新安陳氏曰封疆山谿兵革皆末也不以不全以此也其本在得道而已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新安陳氏曰此章言用兵在得人心得人心在得道得道以得人心則地利之險人為之守天時之善人為之乘先王之守國家用天下本末具舉如此固以得道得人心為本而亦不廢天時地利之末孟子見當時用兵者惟以天時地利為務而不知以得道得人心為本故發此論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問莫是齊王不合託疾否朱子曰未論託疾孟子之意只是說他不合來召為其賔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若王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孟子於此處賔師之位未嘗受祿非齊王所得臣也王不能見而乃名之既失禮矣其托疾又不誠若何而可往哉○新安陳氏曰王託疾以召孟子亦託疾以辭欲其稱也與孔子亦瞰陽貨之亡同意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

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疾辭孺悲而不見然又取瑟而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朝然又出弔東郭而使之知其非疾者所以警教齊王也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乎時中之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来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平聲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新安陳氏曰王先託疾以名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觀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對促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

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慶源輔氏曰丑之說拳踸曲拳奔走承順之敬敬君以貌世俗之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君堯舜之敬敬君以心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西山真氏曰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為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僕隷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以水反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官謂朝内在外不俟車並出禮記玉藻篇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曽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曽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上聲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曽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

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朱子曰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富其爵我以吾義吾仁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師弟子間意見之相合固如此○雙峰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臣事君之常孟子之言是人君尊賢之道○東陽許氏曰

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不知彼之富義者審度事宜進退有制故不羨彼之爵富只在彼爵可加我故用仁義字不同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去聲是故耳雙峯饒氏曰不如是指謀焉則就之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

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雙峰饒氏曰何處見得學而後

臣蓋學師之臣相之也觀尹之辭無所遜於湯桓之於管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父亦可見師之之意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

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慶源輔氏曰不為管仲孟子到此不得已而直言之不如是則公孫丑之徒終不足以知此義也　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上聲賔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問賔師如何朱子曰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大概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但召之則不往○新安陳氏曰若當仕有官職乃可以其官召之耳○此章見賔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新安陳氏曰恭見於外貌者故於趨走承順言之敬存於中心者故於責難陳善言之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

下交而德業成矣

南軒張氏曰孔子燔肉不至而去魯不知者以為為肉知者以為為無禮皆非知孔子者孟子不朝而出弔不知者或以為要君知者則以為太甚矣公孫仲子以門人近屬猶不克知何怪於景丑乎將朝禮也聞王託疾之言而不往義也明日出弔欲王深惟其故取瑟意也使仲子知孟子之心則告之曰昔者疾今日愈而出弔矣豈不正大而何必為是紛紛哉王託疾要賢邪志也孟子方引以當道可徇其邪志乎孟子知人皆可為堯舜故以堯舜事望王若以僕僕共命為敬則僕妾服役之事耳孟子於公孫仲子告之不詳二子學者也欲其深省而自識於景子陳義著明如此景子大夫也庶幾其有以啓悟王心焉初不可召而後為卿於齊何也王始不能如湯之於伊尹猶望其感悟於終也賢者伸縮變化皆有深意存焉○慶源輔氏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

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諂時君上日驕而下日諂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渙散而無成天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濶亦可悲矣○新安陳氏曰上下之交惟不苟合然後可合耳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

百鎰音逸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慶源輔氏曰陳臻則就事迹校量孟子則以義理斷制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贐徐刃反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有其辭則義可受矣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處上聲也未有所處則無辭而義不可受矣取猶致也朱子曰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賄籠絡了問處字是處物為義之處否曰是〇南軒張氏曰人於不當受而受其動于物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為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耳〇新安陳氏曰孟子

辭受從容惟義之安陳臻欲辭則皆辭受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哉○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通作與唯當去聲於理而已慶源輔氏曰孟子於此無予尹氏並予言之者學者觀此非特可知辭與取之義亦可知所予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音杭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

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雙峯饒氏曰凶年說得濶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郿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

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去聲曉王也○陳氏曰陳氏名暘字晉臣三山人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

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音悅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慶源輔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者理明辭達長於譬喻而能感發於人故也然齊之君臣雖知其罪而終不能改繹者志小氣輕志小則易定蓋原不曾有大底規模氣輕則多率多率則凡事說過便休都無那自訟自責之意如此則何緣會改○雲峰胡氏曰齊之君臣一時聞孟子之言皆知其罪天理之乍明也終於不改人欲錮之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音遲鼃烏化反為去聲與平聲

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

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去聲者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寛貌裕寛意也孟子居賔師之位未嘗受禄故其進退之際寛裕如此南軒張氏曰孟子異乎蚳鼃故得從容不迫也然卒致為臣而歸誠意倫至啓告曲盡而王終莫悟則有去之而已然三宿出晝猶庶幾王之改終從容不廹也豈悻悻者能識之○慶源輔氏曰距心有官守蚳鼃有言責鼃雖未自以為罪然諫不行能去

距心雖知其罪然如是而止不聞其能去也盡賢於距心矣○雙峯饒氏曰餘裕是寛緩不迫之意賓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寛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著休或疑孔子不脫冕而行與孟子之說不同曰正是一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不恁地逼迫後來膰肉不至方不脫冕而行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亦以賓禮待孔子故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却因問陳明日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

尹氏曰進退久速當去聲於理而已

雲峯胡氏曰集註前引尹氏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此又引其言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蓋天理人欲之幾㝡不可不辨當辭而辭是天理受即非矣可久而久是天理速即非矣如此則當於理不如此則涉於欲故惟聖人能審其幾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去聲下同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慶源輔氏曰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

王驩盖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南軒張氏曰孟子雖為卿而實賓師也則夫禮文制數固可付之於有司是王驩雖曰輔行然齊王之意特欲藉孟子以為重有司之事不敢以煩而驩則行之也孟子特統其大綱於上而驩則共其事於下若驩於事上之禮有失邦交之儀有曠則孟子固不免有言以正其事之失也彼既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事則亦烏用有言哉○慶源輔氏曰夫既或治之正答公孫丑未嘗與之言行事一句孟子言使事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更與王驩言也只此句便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使有司不能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曠闕不齊整處而孟子固不與驩言而正之則非所謂不惡矣今有司既已能治辦其事而猶與之言則便

有徇之之意而不可謂之嚴矣然自常情觀之孟子之不與驩言不以為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為易之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隘易之而不足與之言則忽隘與忽孟子無是心也但言有司既已能治辦其事而不與之言則亦是順理之事而其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故愚嘗謂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己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為已甚之疾也○新安陳氏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易遯卦大象傳文孟子於王驩不欲與言於弔公行子亦可見今答丑不過平說所以不與言之意未始及也蓋欲使丑自悟耳○治之朱子以為有司南軒以為驩正是治之者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去聲)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直但也○)

慶源輔氏曰人子之喪親所以為之棺槨者蓋欲其堅厚以歷久遠而已非是欲為人觀視之美也蓋必如此然後於人心為盡耳盡於人心此一句須當自體之若後世之厚葬却只是欲為人觀美之故也○古者棺槨無度想只是過於厚觀易喪葬取之大過可見至周公制禮時始為七寸之制也棺七寸則槨亦七寸也○雙峰饒氏曰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慶源輔氏曰不得得之泛說葬禮如重累之數墻翣之飾

既有定制則不可得以為悅非獨指棺椁而言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恔音效

比猶為去聲下同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去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不以天下儉其親朱子曰以猶為也不為天下惜棺椁之費而儉於其親也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文意略與此同○呂氏曰

註云所當得為而不自盡則便是倒行逆施不順理底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墨子之葬以薄為道者即是此意○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及悅與恔字人子事親至葬而終凡附於身與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如是無以盡於吾心不為悅不為恔也必悅且恔然後於心為盡不得為而僭為與可為而不為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可以為悅則制不得為者決不敢過曰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力所能為者亦何忍於不及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心盡天理而已矣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

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形甸反下一節解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音同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慶源輔氏曰沈同問燕可伐否耳固不問以齊伐燕為如何也若是以王命來問孟子必當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註云與者受者皆有罪謂不由其道妄取妄予如子噲子之之徒者由其道則三聖之授受乃先天而天弗違之事不可以罪言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

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

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朱子曰孟子言伐燕處有四燕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或謂孟子於沈同之問曷為不盡其辭以告之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以其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辭以伐之則是猜防險詖之私爾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繫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為而不可哉○雙峰饒氏曰惟士師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泛泛如何可以擅殺惟天吏可以伐無道之國諸侯如何可以擅相征伐天吏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沈同安曉此理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己之不可伐人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平即昭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

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
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
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
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

之處上聲下同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平聲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情之至其用心一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問周公誅管叔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以此朱子曰周公豈得已為此哉莫到恁地較好胡氏云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周公豈得而私之哉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不忍料兄之惡而使之故不免有過是以孟子亦言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不說周公無過也○雲峰胡氏曰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此一句最見得周公之用心舜之心誠信而喜象不忍逆以其詐舜為兄之道盡矣周公之心誠信而任管叔不忍逆以其兄為畔周公為弟之道盡矣故曰此天理人情之至人倫即是天理特分而言之天理其自然者人倫其當然者爾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去聲過也新安陳氏曰孟子窺賈為君文過之心於不言之表而責之○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去聲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

則義不可勝平聲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去聲之曲為辯說而沮在呂反其遷善改過之心長上聲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齊人伐燕勝之章十一章齊人伐燕取之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南軒張氏曰周公於管叔親愛之而不知其將畔其過也宜矣賈為君文過過之中又生過焉○汪氏曰己富貴而兄弟無位仁者弗為也兄弟惡未萌而以惡逆之智者弗為也自陳賈觀之以周公為仁智未之盡由君子觀之周公實仁且智者也不期以

畔而卒至於畔不免於過乃所遭之不幸也及其畔也不以私恩害公義誅之以安宗社天下是於過為能改矣其不得已而行權也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

新安陳氏曰謙言得侍賢者同朝者皆甚喜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去聲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趙氏曰四豆為區區受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受六斗四升十釜為鍾受六斛四斗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

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況本非欲富乎○慶源輔氏曰齊王告時子是就人欲中計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惡用是多端為哉○註云孟子有難顯言者顯言之則訐揚齊王之失而有戾於我固所願之仁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

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形甸反下文盖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扶又反受其禄則無以異此矣慶源輔氏曰舉季孫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傚此之意辭禄而受饋雖多寡之不同畢竟是

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也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雙峰饒氏曰左右望是欲全得之萬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此是譬喻辭十萬得於彼是譬喻受萬從而征之謂人惡去聲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

也慶源輔氏曰文王關譏不征是三代之初皆如此○新安陳氏曰孟子有引喻以終之而不復説上正意者此章之類是也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上聲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新安陳氏曰齊王固不得待孟子之道尤為不知孟子之心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為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音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音笥道去聲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

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朱子曰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汙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慶源輔氏曰繆公好賢之切唯恐有不當其意者常使人道達誠意乃能安而留之泄柳當閑門以避繆公不苟合可見申詳見禮記與泄柳並稱其賢可知繆公待子思恐子思不察己之誠也二子非有賢者調護之則又恐君不察己之誠也德若子思則自有此應若只及得二子則自處又當如此下此則苟容以狥君者也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絶長者乎長者絶子乎長上

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去聲

下以為同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

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慶源輔氏

曰孟子之自處不在子思之下故意或人之為我謀

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也蓋有欲為王留行者雖有

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者之禮故孟子告之如此○

新安倪氏曰孟子之於齊齊王既不能如繆公之待

子思固無以安孟子矣次焉而齊之羣臣又無賢者

為之維持調護孟子亦豈能安其身哉孟子之德無

愧子思齊王如繆公之待子思宜也故末又以不及

子思為言泄柳申詳之事姑引以言齊之無賢臣耳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兹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音權之餘意慶源輔氏曰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耳詳玩此兩句便可見聖賢之心千里見王王如用予豈特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三宿出晝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此其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何可反蕢者所以為果也易乾卦文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〇朱子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者果於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〇南軒張氏曰齊王資雖鈍而不敏然異夫飾非矯情以自欺欺人者故孟子有望焉以

為王如用予天下舉安葢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於胷中而其本則在於格君心故拳拳望王之改之也若夫諫而不用去則窮日而後宿者是私意所發其諫也固無誠意之感其去也又無忠厚之氣眞小丈夫哉○雙峰饒氏曰方其来也只望齊王能行其道及其去也又望王能改過此聖賢仁厚之意葢決然去者義也欲去不去者仁也李氏所以說憂則違之之情憂只是不樂違去也當看情字○雲峰胡氏曰孟子憂則違之若與荷蕢同而其憂則違之之情與荷蕢之恝然忘情者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所歷如滕文雖慕道然國微弱道必難行其次如魯沮於臧倉又必不行大國齊梁也梁惠不足與有行襄尤劣矣庶幾焉者其齊宣乎齊有易以安天下之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若可與有行者所以拳拳望之有不能自已焉於此終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新安陳氏曰前日言不怨尤之時與今日所遇之時不同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

世謂其人德業聞去聲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臯陶稷契私列反伊尹萊朱太公望散素亶反宜生之屬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去聲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新安陳氏曰天意或欲平治天下亦未可知其具謂能平治天下之道也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音洛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朱子曰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不能無不豫憂世之志也實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

反自聖賢言之則並行而不悖也○自五百年至則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也自夫天未欲平治以下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雙峯饒氏曰孟子到此亦末如之何所以只得歸之天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新安陳氏曰道不行於齊其幾已先見乎此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新安陳氏曰恐只是因師旅之事而戒嚴耳○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南軒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晝猶以為速而謂初見已有去志久於齊非我志何也蓋孟子雖庶幾齊王之可與有為而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也初見察王之情必有不能受者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以觀其感悟與否也初志雖欲去而猶有望焉豈徒為茍留也哉此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者所宜深究也○慶源輔氏曰禮則有常義則有權如君命召不俟駕禮也有不召之臣便是義孔氏謂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說得自好○雙峰饒氏曰有見行可之仕

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孟子當日見王於崇便有不合處難於委質為臣所以止為際可之仕見行可者見這道理漸可行也孟子自崇既退之後未見其道之可行所以終於不受祿○新安陳氏曰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裕本全在此一受其祿則為祿所縻是為祿而仕耳十萬之祿脫屣而去齊王猶欲以萬鍾縻之豈知孟子者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

孟子集註大全卷四